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滿洲秘檔
金梁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兩廂手扎、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滿

中

祇

楸

金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逝
水
飛
塵

黃
郭



近人對於清史事多未研究而妄言其
 糾涉則吉楊高蘇臨湯故宮石表清為
 禁籍近世傳有謬平皆清初社黨事
 紀實錄不自出而紀錄後修已多詳飾
 唯此楊猶存其真乃可貴也王可記太祖
 殺弟出謀長子諱。事任汪貢太宰及
 白。族孫言官女溪祀。心至云大福令。一
 覆罪大歸後大福令。一遺命殉。其。而

室錄皆前品勿書近後有移品宜傳品身
夫宜付其必無自宜生觀之理說以本譯
子十餘年不與今事定重則身以文釋香
書中外皆外皆故有善美子善善道礙尤
初得身中有毛文龍初手翰誠通款是補
意更不不及研究清至得身於平史料
可釋身其道於是矣余故考為一序而

錄

高友唐



自序

盛京故宮舊藏滿洲老檔一百七十九冊分紀天命天聰崇德朝事多三朝實錄開國方略東華錄所不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誠三百年來之秘史也原本爲無圈點體滿文其字近蒙古與通用滿洲文字不同繙繹至難經滿漢文學士十餘人之手費時二載今始脫稿當分編百卷以卷帙過多校刊非易遂擇要摘錄名曰滿洲老檔秘錄亦曰滿洲秘檔先付繕印此不及全書二十分之一以索觀者多聊快先睹云爾 戊午中秋瓜圃老人金梁

滿洲秘檔原名滿洲老檔秘錄初版早罄而願閱者多馳書紛索乃復增題而重刊之其書亦自有可存者一原檔滿文百八十冊編年紀事爲實錄本紀之所本惟續修紀錄不免諱飾已多削改而是書爲當時舊檔獨存其真

此可存者一也一國號初曰滿洲天命年已禪後金見於遺朝鮮國王書天聰年則稱大金見於金漢蒙古子弟讀書諭及奉天城門題額崇德年始稱大清見於陳杜明等書始不復用滿洲國號此可存者二也一尊號在太祖時即稱皇帝見察哈爾致太祖書亦仍稱汗見朝鮮國書至太宗時猶然及崇德年始內外皆用帝號此可存者三也一記事如前大福金之獲罪大歸後大福金之遺命同殉等節皆實錄所未詳而毛文龍輸誠通好前後來書備載於檄尤爲詳確其餘未見於國史者尙多此可存者四也略舉數端足見是編之賈直全檄百卷別有副本惜以卷帙過鉅未能即付刊耳回憶昔上崇謨檢譯老檄忽忽二十餘年恍如隔世云 癸酉歲暮息侯金梁再識

徐序

魏書之撰國記不傳元典之編秘史未出遂致兩代創業事跡多有闕略識者病之有清之興神功聖德度越漢唐顧於閉國實錄本紀果有修改時秉筆者芟落過多甚於國名亦有所諱其初稱金見補冊其他可知金錫侯梁久官東夏動搜故府得滿洲老檔譯爲百餘卷又撮其要仿記事體編爲一書取而誦之其可以窺締造之艱難而補舊史所失載者蓋未可以一二計陸賈之楚漢春？秋班馬賚之溫大雅之創業起居注賈緯之唐年補錄涑水采之意修史者其必取此尙將徵考其全文與博探類此者之紀述以餉修史者而叨有清功德之盛則所素志也夫 徐世昌

林序

我朝發祥漠北入關以後世祖聖祖以深仁厚澤洽於民心至今舉踵思慕臣
紆以犬馬餘生八謁崇陵豈惟願戀國恩亦我列祖列宗親學重士淪浹人之
肌骨爾嚮者清史館既立總裁趙爾巽亦叙名及紆後寢其議臣紆家貧無書
復不能製爲私史以闡揚先皇帝之聖德晝夜隱痛但爲紀哀之詩抒其黍離
之悲而已屬者前進士臣金梁在陪京恭檢舊檔得太祖太宗創業時文件較
宋臣司馬光涑水紀聞爲詳其賜明臣毛文龍袁崇煥數書東華錄亦未全錄
梁乃恭繕成帙臣紆敬讀數過悲感無盡謹跋數言歸諸金梁梁方撰陪京通

志也 舉人臣林紆謹跋

洲秘檔目錄

太祖起居瑣記

太祖行軍瑣記

太祖責弟

太祖幽長子於高墻

明萬歷帝夢警

太祖諭崇節儉

太祖訓諸子

國中始育蠶

甘露降

太祖遣書李永芳諭降

額爾德尼論明兵之敗

太祖賜宴始設短杙

喀爾喀遣使問介賽罪狀

察哈爾致太祖書

太祖報祭哈爾書

太祖臨費英東喪

宮女控遼海

太福金獲罪大歸

遷都薩爾滸築邸

太祖樹木納諫

阿敏與介桑古不睦

太祖拔滿陽城

張御史守節不降

太祖定都遼陽

遷金天惠帝銅鐘於遼陽

查禁奸徒投毒諱

太祖賞克遼東功

太祖諭計口授田

太祖遣書喀爾喀

遣朝鮮王書

太祖諭厚待僕夫

太祖爲己故勳舊祈天

太祖代稱後金國

太祖諭降鎮江

太祖賞鄉人獻綠瓷

愛塔建功

太祖書斥朝鮮人有奴性

太祖與介賽盟天

太祖築東京城

達爾漢納賄受爵

太祖諭朝鮮禽獻毛文龍

太祖諭衆漢官

太祖致書老貝勒索女

太祖諭戒貪枉

姦宿漢婦者裂屍示衆

薙髮令

太祖諭降蒙

八皇子進問嗣位

諭禁單身行路

太祖諭令滿漢人雜居

囊蘇喇嘛請葬於遼陽

諭遼陽遊擊阿爾布尼書

諭各肆主刻姓名於肆前

蒙古飲酒過量者有爵

太祖禁在廟焚紙

金州城內菓木圍數

諭設八大臣

太祖賞織工

太祖定各門信號

賞新製涼帽

額爾德尼私藏金珠被誅

太祖怒責李永芳

太祖訓戒婦女驕縱

傳書科爾沁衆貝勒

太祖泣諭四貝勒

太祖諭喀爾喀諸貝勒

郡主自縊

朝鮮大員不願和好

王子登被誣

太祖嚴盜禁

諸貝勒上書自訟

太祖諭罪遇喪過哀

太祖慟哭皇妹

元旦朝賀戲宴

太祖禁質庫

跑冰戲

韓潤報告朝鮮內亂情形

韓潤請派兵攻朝

太祖敬禮宗兄

太祖較射

遣使傳書毛文龍

漢官附致毛文龍書

禁鑄銅錢

定夜報信號

三婦擊敵受賞

太祖卻進食物

與科爾沁貝勒敖巴書

太祖諭戒嗜酒

太祖與毛文龍書

毛文龍遣使求和

太祖祭顯祖求病愈

大福金遣命同殉

岳起鸞請與明和被誅

太宗與袁崇煥書

袁崇煥覆書

李喇嘛書

太宗答袁崇煥書

答李喇嘛書

太宗又致袁崇煥書

征朝鮮軍凱旋

朝鮮王弟不肯服賜衣

太宗諭禁宰牛

太宗與祖大壽書

毛文龍來書一

毛文龍來書二

毛文龍來書三

毛文龍來書四

毛文龍來書五

毛文龍來書六

毛文龍來書七

明使喇嘛弔喪

太宗致書袁崇煥議和

太宗致書明執政議和

袁崇煥覆議和書

太宗答袁崇煥議和書

續致袁崇煥書一

續致袁崇煥書二

袁崇煥覆書二封

太宗再答袁崇煥書

袁崇煥再覆書

太宗再致明國大臣書

太宗致北京城諭降

太宗環閱北京城

太宗祭金太祖世宗陵

太宗擢白養粹爲巡撫

明臣不敢奏和議

太宗責阿敏等棄城罪

太宗與劉興邦弟兄盟誓

太宗致劉氏弟兄書

劉興志等來書

蒙古諸貝勒覲見禮

太宗怒責莽古爾泰

太宗攻錦州致祖大壽書

太宗再致祖大壽書

太宗遣達海勸張春

太宗諭金漢蒙古子弟贖書

大凌河殺人而食

祖大壽遣子謀降

祖大壽歸降誓天

太宗始獨坐受朝

滿文始加圈點

太宗賞三力士

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會奏證明

沈巡撫約盟講和

太宗哭達海

三生員請勿議和

太宗哭土謝圖

太宗大呼却虎

貝勒莽古爾泰福晉殉夫

寧完我犯賭革職

太宗定三院職掌

太宗改定盛京各門名

太宗却獻鳥

曉餘貝勒懼妻

太宗親臨薩哈廉喪

太宗定書詞名稱

太宗夢賜穎親王牛

太宗遣官祭孔子

太宗郤獻松花餅

再致陳杜明書

太宗征明祭太廟

敕封孔有德之妻

敕封尙可喜之妻

太宗致陳杜明書

崔應時上書請進兵

敕封孔有德之母

敕封耿仲明之妻

滿洲秘檔

原名滿洲老檔秘錄

金梁輯

太祖起居瑣記

上自二十五歲，與額赫庫倫戰，即長於用兵。能以寡勝衆。每臨陣，敵兵未集，上已出奇勝之。又善射，發無不中。敵將未遑反射，即受矢而殲。每出兵，所遣謀者，必先見敵。或遇敵之偵卒，肉搏輒勝。戰時，敵軍刀矢常若虛發，而上所率兵，射必透甲，刃必斷脰。如有神助。故頻年征討，而我師賢將，未喪一人。西至於明，東至於海，南距朝鮮，北達蒙古，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蓋天眷獨隆，非盡人力也。然猶謙謙令德，未嘗有驕矜之意。每戰勝，輒諭諸將士曰：吾仰荷天眷，不敢因驕而慢。凡事一以敬慎出之，汝輩所當法也。

上徵時，忠亮公正，語不輕發。族人有爭，必婉言勸阻，勸阻不從，則判別其是非。

治以應得之罪，執法公而賞罰信。不以恩讐異，不以親疎間。故族人有事，必以
諉之。嗣此每有征伐，俘獲人物，無問多寡，悉令均分，不使偏頗。故士卒無不感
奮用命。上恒諭諸子曰：凡爲人君者，修德行仁，乃成功之兆。嗜利施虐，乃敗亡
之機。我夙喜聞古人之嘉言懿行，孳孳以爲不足，爾輩年事既少，聞見自寡，務
宜博聞強記，法古存誠，此修身之要也。

上日寢二三次，然不能寐，輒在枕上，默思諸賢良忠勇之臣，孰已躋身青雲，孰
尙辱在泥塗，孰四十無子，而無力納妾，孰壯年喪偶，而無力續娶，更念國中家
資殷實者有幾，而窮餓垂絕之人，何其衆多，故每寢興，即以妻妾牛馬衣食賜
人。又恒諭諸子曰：用人之道，宜因人用之，夫人有所能，即有所不能，有所善，即
有所不善，勇於戰陣者，用之戰陣，長於辭令者，用之使命，各視其人而已，豈能

求全責備於一人之身哉。所謂知人善任。隨材器使。不可不察也。

太祖行軍瑣記

上在軍中。其臥處。冬則立寨。夏則掘壕。放馬於內。命士卒挾弓矢。邏守壕寨之外。鳴金報時。故人馬皆不逃散。晨起進兵。絕不費事。後雖削平諸國。而小心翼翼。久而不變。每出田獵。無論何往。必備甲冑兵器。因見廢疾貧苦之人。徒步跋涉。不勝艱苦。心焉憫之。乃伐山通道。修築橋梁。填治陂澤。以便行旅。又喜以轉言諱人。往往令人谿若發蒙。歡喜奉行。國內要塞。悉命士役乘暇修築營壘。以資守備。又選聽訟公正者。命爲大臣八人。佐理四十人。令勿索財物。秉公執法。凡諸貝勒大臣。每五日集朝一次。協議國政。軍國大事。均於此決之。

太祖資弟

己酉年三月，貝勒舒爾哈齊者，上之同母弟也。上篤念手足之誼，遇之優厚。服御玩好，悉與己同。然猶不自厭足，臨陣退縮，時有怨言。上乃責之曰：弟之所以資生，一絲一縷，罔不自國人，即罔不出自我。而弟反有怨我之意，何也？舒爾哈齊終不悟，出語人曰：大丈夫豈惜一死，而以資生所出，羅束我哉？遂出奔他部居焉。上怒，籍收舒爾哈齊家產，殺族子阿薩布，焚殺蒙古大臣烏勒昆，使舒爾哈齊離羣索居。俾知媿悔。舒爾哈齊果媿悔來歸，上以所籍收之產返之。然舒爾哈齊仍懷舛望。越二年，辛亥八月十九日，遂抑鬱而卒。年四十有八。

太祖幽長子於高墻

癸丑年三月，上幽長子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英於高墻。時上春秋漸高，不任宵旰之勞，思委政事於長子阿爾圖、哈土門、貝勒褚英。而褚英局度褊小，無恤

衆之心。爲上所素知。乃召而諭之曰。我今欲以國政委汝。汝宜寬濶爲度。大公爲心。無負我命。遂委以政。而褚英褊狹如故。遇諸弟羣臣。罕有恩意。四大貝勒五大臣。且夕自危。知不可久。乃相與籌議曰。欲慰之。則虛招目前之禍。不慰則坐待後來之戮。然目前禍小。後來戮大。不如慰也。遂舉褚英諸虐政。各筆簡牘。而進懇之。上覽奏震怒。乃召褚英至。示以諸臣所奏。褚英嘿然不能對。上責之曰。我年老畏勞。以汝嫡而居長。故以國政委汝。命汝寬濶爲度。大公爲心。今汝遇諸弟羣臣。刻薄寡恩。幾令國內人人目危。何以爲政。我命汝秉政之初。即恐爾等互起爭鬪。故賜爾同母弟敕書八十道。白銀一萬兩。家五千戶。馬八百羣。賜爾異母諸弟者。視此差減。而爾仍後義先利。不奪不厭。致爾諸弟羣臣。皆不聊生。是烏可邪。其舉所有戶口財物。與爾諸弟均分之。無得更爭。自是漸不信。

任褚英兩征烏拉。皆勿令隨行。且命古英巴圖魯貝勒代善。台吉莽古爾泰。及四貝勒等。留國中以守之。褚英懼。語其侍臣曰。我死。爾等能殉我乎。皆對曰。能。褚英乃乘上出師後。作書以詛上及諸弟羣臣。祝於天而焚之。既而復諭侍臣曰。今我師出征烏拉。其勝可必。上凱旋後。苟聞我焚書祝詛事。則我必死。不如我先自縊。留遺書以與上及諸弟。爾等其與我偕死。侍臣聞之懼。乃以褚英所爲奔告。上大怒。嗣思殺長子不可爲訓。乃貸其死而幽之。逾年遂歿。

明萬歷帝夢警

癸丑年九月。葉赫貝勒金台石布揚古。懇於明曰。哈達輝發烏拉三國。皆被滿洲攻取。今復侵吾葉赫。其意即欲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瀋陽開原。爲牧馬之場矣。先是明萬歷帝。一夜三夢見一異族女子。乘怒馬持矛而舞。翼晨以問羣

臣對曰。異族女子者。即古之女真。今之滿洲也。乘馬持矛而舞者。將進奪中原也。明帝心方憂慮。而葉赫金台石布揚古。適以是言入告。二者符合。明帝大恐。

太祖諭崇節儉

乙卯年三月上諭羣臣曰。貝子娶媳。筵宴可宰牲九口。大臣六。羣從三。毋得越度。致蹈奢靡。儻女家貧乏。可無庸宰牲肆筵。以示體恤而崇節儉。大臣奏曰。婚嫁筵宴。似宜從豐。昭大體也。上曰。兩家婚嫁。肆筵宰牲。使衆醉飽。意非不美。然列席之人。大都輕裘肥馬。家有餘糧。與其食此富人。何如宰牲造飯。以濟飢渴。夫普天之下。貧困飢渴之人。何可勝數。博施濟衆。爲人上者。分內事也。何必侈縱無度。添錦上之花。以誇富貴哉。其各體節用愛人之心。以章儉德。毋違命也。

太祖訓諸子

乙卯年。上訓諸子衆貝勒曰。賢者不奪之顯之。則賢者何由而勸。不肖者不誅之黜之。則不肖者何由而懲。毋嗜利而宜嗜義。毋好貨而宜好德。蓋爲國之道。莫貴於德義。我自昔行之不怠。汝等誡之。我所以訓汝等者。惟此而已。

國中始育蠶

天命元年。國中始育蠶。織絲以製綢緞。植棉以織布疋。

甘露降

天命元年五月。上幸赫車木路。獵於十八嶺。至扎喀路。時初霽。見柞樹葉上。有甘露。如綴珠然。甘露蜂蜜。上命諸貝勒大臣。皆取嘗之。

太祖遣書李永芳諭降

天命三年四月。上親率大軍。進圍撫順城。執一漢人。遣書諭游擊李永芳曰。爾

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來此。汝撫順所一游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論汝速降。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即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納爲婚媾。況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既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汝勿謂朕虛聲恐嚇而不之信。汝思區區一城。我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夫此弗圖。悔無及矣。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至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逞一時之忿。違朕言致事。儻也。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請降。又令軍士治守具。我兵遂樹雲梯攻之。不

移時登其城永芳始乘馬出城來降。

額爾德尼論明兵之敗

天命四年三月制法作書之巴克什額爾德尼奏曰明萬歷帝丙午年二月以來秣馬厲兵屢欲逞志於我今興傾國之士分路來犯自恃國大兵衆違抗天意欺壓良懦宜其上干天怒而其二十七萬之雄兵不出三日盡遭夷憊也至若我軍轉戰三日人馬不疲將士無損禽殺明兵至二十萬之多而策勳按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而弱是知天道無親常親善人以小勝大以寡勝衆此中蓋有天意存焉不務修德惟力是逞其敗亡不將著龜決矣可不懼哉。

太祖賜宴始設短炕

天命四年五月上御殿賜宴殿左右設涼榻八座命八旗貝勒大臣等分班而

坐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及朝鮮二降帥等。則各賜短杌侍宴。前此筵宴。皆席地而坐。短杌之設。自茲始也。

喀爾喀遣使問介賽罪狀

天命四年八月。蒙古喀爾喀五部。衆貝勒遣使來曰。介賽有罪。殺之宜也。吾等未審其罪所在。願有以教之。九月初五日。上以書報之曰。吾小國耳。隱居山谷。未嘗敢犯彼八十萬之漢人。與爾四十萬之蒙古人。乃介賽屢次陵我。奪我所聘葉赫貝勒金台石之女。一也。侵取我烏扎路。二也。殺我使者。詭託。三也。貪明財賂。與合謀攻我。刑牲歃血。誓與滿洲爲讐。四也。夫滿洲蒙古。語言雖異。而衣食起居。無不相同。兄弟之國也。介賽竟欲以兄弟之血。易取財賄。狂悖無良。莫此爲甚。我初猶寬假之。乃介賽無端挑釁。殺我牧卒。奪我馬匹。故天譴介賽。卒